第三十五战 加速手套

只见她剪了一头刚刚过耳的短发，身着一套白色西装风的改良式正装，个子很高，粗略估计在175以上。茶色的头发别在耳后，能清楚看见耳廓上挂着大大小小五个精致又闪耀的耳钉。

女子打扮的简洁帅气，但五官却称得上妩媚，配上修长的身体，乍一看还以为是哪里来的超模，也怪不得那天老季直接将她夸上了天——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

一直坐在言澈旁边观战的安容与，在比赛快要结束时也早就站了起来，与人们一起呐喊助威。看见这位老板后，他心里虽然觉得确实很好看，但也没有别的感觉。他忍不住转过头去，想知道言澈的反应。不过对方表情没有任何波动，似乎还向老季他们竖了一个大拇指。

还好。如果言澈看见漂亮女人时，也像别人一样两眼放光，那自己可能就真的没什么希望了。于是他又装作不在意地问道：“哥，你觉得这个老板怎么样啊？”

言澈回头看了他一眼，眼神里透露出莫名其妙，十分勉强地答道：“年轻有为？毕竟西瓜网咖在上安做的还是挺大的……”

这回总算是放下了心。

小林诚不我欺，这次比赛的奖品的确非常丰厚。

“恭喜上安大学电竞社获得本次比赛的冠军，他们将获得五万元人民币的奖金，以及每人一万元西瓜网咖的网费。”老板开始颁奖，她的声音并不是时下受宅男喜爱的娇嗔萝莉音，而是成熟女人特有的御姐音，听起来有些冷淡又强势。

接下来她又请来亚军和并列季军，其中亚军奖金两万元，加人均五千元网费；季军则是五千元，加人均一千元网费。

看来这次网咖的资金投入至少也是小十万了——就为了支持推光上安市大学生的电竞事业。不过这点钱对于西瓜网咖这般规模的商业来说，大概也只是毛毛雨罢了。

在众人的簇拥中，四支队伍领完奖后走了出来。老季遵守诺言，直接带着一行人前往旁边的川菜馆，开了三桌请吃饭。

刚才还在针锋相对的对手们，现在已经开始喜笑颜开的商业互吹，气氛非常融洽。坐定后，老季又让憩茶拾光为每个人送来一杯想喝的饮料。眼下大家也都不好意思点菜，于是老季便直接点了三桌一模一样的家宴。

一共23人，上大五人加上安容与、言澈、憨仔坐一桌，其他人自由分为两桌。等菜期间，大家七嘴八舌地聊天，话题自然是DotA2。

二十几号人先继续着夸奖比赛时的对手们，后来又讨论起了最近职业战队们的表现，以及最近在游戏数据上的改动。

愉悦的时光总是如此短暂。所幸已经过了晚餐高峰期，十来分钟后，菜就陆陆续续上齐了。

老季点的都是这家店主打的经典川菜：麻婆豆腐，宫保鸡丁，毛血旺，口水鸡，蚂蚁上树，酸菜鱼，水煮牛肉，泡椒鱿鱼，香辣虾，再加一个清淡降火的冬瓜排骨汤。

虽然这家店算是上安这边比较正宗的川菜，但考虑到本地人偏甜的喜好，在向食客们确认想要的辣度后，可以根据要求改成不同的辣味。

为了照顾到每一个人的口味，老季最终选择了微辣——辣椒带来的香味不减，又不至于让口舌遭罪。

打了一整天游戏，再加上决赛一直拖到了七点半，大家早就已经饿得肚子咕咕叫。菜上齐后，以茶代酒，先象征性地敬了一轮，然后才开始吃饭。

与中午的快餐盒饭完全不同，此时桌上的每一道菜都精致得多。可以说是色香味俱全，让人一口一口根本停不下来。再加上辣味的食物本来就下饭，一碗一碗香米下肚，等反应过来时，早就吃撑了。

鉴于大家都是学生，于是没有点酒。就这样边吃边聊，到了九点半才各回各家。

临近中秋，月亮也近乎圆形，有一个小小的缺口。幽幽的荧光冷冷地倾泻下来，偶尔被路过的云片遮挡。回家的路除了略有不同的地铁车厢外，出站后的街道总是一样的。

高高的街灯，在已经稍微变得清凉的夜晚里依旧吸引了众多飞蛾。有过惨痛经历的安容与，此时也是瞅一眼言澈，瞅一眼头顶，生怕昨日重现。

看着他一副畏畏缩缩的样子，言澈笑道：“还惦记着那次被飞蛾占便宜呢？”

安容与心想，有这么明显吗？一边答道：“额……嗯，我倒不是怕，就是飞蛾有点脏。”

言澈一副“我信了”的表情，忍着笑意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明天他们出去玩，我说要给你补课，你……你有没有生我气？”

最后这句话刚进入耳朵，安容与的头就摇成了一个拨浪鼓。大概这辈子都不可能生言澈的气吧，他答道：“哥，怎么会呢，我毕竟还是个高三考生啊，学习第一，学习第一！”

落下了整整两天的课，言澈心一横，打算明天从早八点补到下午五点，势要将进度都补回来。能和他待上一整天，安容与自然是求之不得。

第二天，老季、老狗、小林和憨仔去之前他俩去过的主题公园玩，从朋友圈来看，玩得非常开心。而放松了两天后的高三准考生，学的也是相当开心。

日子又开始反复如常，大概天下所有高中生的生活都是如此，单调、乏味、枯燥、压抑。老师给的作业越来越多，嘴里喊的口号越来越缥缈，连平时要好的同学之间，也都对自己的学习情况遮遮掩掩。

等到明年六月八号，你们就解放了。

等上了大学，你们就彻底自由了。

等找到份好工作，你们就有能力过上自己想要的日子。

为什么看起来美好的生活，总是逃不了一个等字？

连万年吊车尾周楷钦，都开始临时抱佛脚——父母有意送他出国上大学。

其实以安家的实力，不说挥金如土，纸醉金迷，但如果安容与想要出国留学的话，问题倒也不大。而且以他现在的英语和其他各科成绩，在申请上应该也不会特别困难。当然，如果想去世界级名校的话，可能没那么容易。

说起来，他还没有和家长说过自己高考后的打算，虽然二老开明，但如果在自己至少能上个二本的情况下，是否真的会同意自己放弃学业，转去做似乎没什么前途的电子竞技呢？

他摇摇头，想让自己静下心来。这件事肯定要说，但不是现在。目前唯一要做的事情，就是答应过言澈的——好好学习，拼尽全力参加高考，体验这平凡又各自精彩的高中生活。

一个月后，言澈收到了两个好消息。一是暑假投的小论文中了，二是工作也终于签了下来，而且待遇比一开始打听到的还要好。

双喜临门。收到论文录用通知的那天晚上，吕教授就高兴地请全实验室吃饭。言澈无奈，只能请了一天假。所以这一来二去的，安容与也知道了这件事。

周六补课结束后，言澈一边收拾课本，一边问道：“明天我会请实验室的人唱K、吃饭，你也来吧。”似乎是怕对方在全是陌生人的环境中会不太自在，言澈又补充道：“他们人很好的，热闹点也好玩，对吧。”

其实哪里用得着其他理由，只要有言澈在，安容与就巴不得屁颠屁颠地跟过去，所以他也直接应了下来。

KTV定在上大西大门对面的小型商业区，算是这附近最受学生欢迎的KTV，物美价廉，所以周末的房间非常难定。所幸言澈提前三天打电话预约，这才订到了最大的包房。

这天中午12点半，吃过午饭的安容与穿得花枝招展，又喷了几下香水，这才下楼前往目的地。已经入秋，但气温不算低，他穿了一件米色卫衣，加一条牛仔裤，配上一双某大牌的一脚蹬，一改之前大字报风格的飞扬跋扈，整个人看起来带点少年特有的青涩感。

到达目的地的时候，包房里已经坐了七八个人，其中两个女生正在唱一首情歌，其他人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聊天，有说有笑。

言澈见他进来后，先是招呼他坐下，之后便扯着嗓子给他介绍了一下房间内的人。有几个也算是熟面孔，之前去实验室找言澈时见过好几次，现在正主动和他打招呼。

一一认识过后，安容与在一个戴着眼镜扎着马尾的女生旁边坐下。他以前没见过这个女生，听言澈介绍，跟他是同一届的，叫王栩。只是之前安容与去的时候，她都碰巧不在。

屁股还没坐热，言澈便出去接电话了，看样子应该是要出去接人进来。

安容与心想，刚进来就光顾着玩手机，会让人觉得没教养，于是努力挤出一个笑容，回应着大家的寒暄。

看他呆呆看了几秒电视屏幕后，王栩突然开口道：“哎呀，可算见着你了。之前你来那几次，我都不在，他们一个劲儿给我说你多帅，都快憋死我了。”

安容与虽然不习惯和女生相处，但这种场面也不会失了涵养。他微笑着答道：“学长学姐们都太客气了，哥也总和我说你们人很好，很照顾他。”

王栩笑道：“哈哈，我们哪儿能照顾他呢，不拖他后腿就不错了。他教书很好吧？我以前考雅思的时候也总烦他，当时就感觉他怎么能教的比我报的班还要好呢。”

安容与点点头，只要是关于言澈的问题，他就能聊得开心。

王栩看见他脸上无意掩盖的笑意，便继续说道：“我当时报了个6.5分班，学了三个月结课，之后就自己备考。后来听说他也想出国，就约了同一场考试。结果呢，我认认真真准备六个月，第一次考了6分。他自学三个月，竟然就考了7.5分。哇，他那天考完试出来还跟我说觉得题目太简单了，提前半小时写完，总觉得哪里怪怪的。当时我就想掐死他。”

如果没听见言澈也想出国这句，安容与或许会觉得好笑。王栩人如其名，语气和表情栩栩如生，仿佛都能看见她当时听见言澈那句话时那龇牙咧嘴的脸了。

既然王栩有意聊，安容与也想要抓住机会问：“他当时想出国呢？”

王栩答道：“是啊，那次考完雅思后没多久就放寒假了，我俩当时还一起了解过美国那边大学的申请要求呢。后来我要二刷雅思，他直接开始准备GRE。结果开学后没多久就说自己不出国了，但他当时连两个月后的考试都报好名了，后来大概是心疼钱，还是去考试了。结果还是比我高！真的要气死我了。你说他考那么好的成绩又不出国，是不是浪费死了？”

安容与已经有点心不在焉，为什么言澈在准备了申请需要的考试后，又突然放弃出国了？一时间思绪太乱，手头的信息太少，眼下只能随口应付道：“是啊，真的很浪费。学姐，你知道他为什么突然决定不出国了吗？”

王栩摇摇头，答道：“不知道，你问他吧，他就皮笑肉不笑地说不想去了。真气人！”

后来王栩又说了些言澈在实验室里的趣事，然而安容与已经是意兴阑珊，他现在满脑子就想知道，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，让言澈做出这样的决定。

从时间上来看，言澈在来应聘之前，就已经有了雅思成绩，那时正是自己高一下学期开学不久，而那之前正好就是寒假。时间点似乎契合的很好。

言澈喝醉酒那次也说过，父亲在研一上学期的时候去世，那会不会是没了经济来源，无法支撑他出国，所以才无奈放弃了呢？

再仔细想想，按发生顺序来看，雅思应该就是研一上学期快结束时考的，如果当时父亲已经去世，那他从一开始大概就不会准备这场考试。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，言澈的父亲到底是什么时候去世的？而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原因，那又是什么导致他放弃出国的？

可是连他当时的朋友都不知道，那证明他本人也是不想说的，自己贸然去问，肯定也得不到想要的答案。

两人聊了大概十分钟，言澈又领着几个人进来了。安容与心事重重地抬头一看，竟然发现了另一张熟面孔——刘萌萌，之前元宵节在庙会碰见的那个喜欢言澈的本科生。

她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不是说以后不会有交集了吗？

原来就心乱如麻的安容与，现在更是又添烦躁。还没想好要怎么打招呼，刘萌萌身后的一个女生就蹦了出来，表情开心地说道：“嗨，是你呀。之前元宵节我们见过，还记得我吗？”

安容与绞尽脑汁想了想，似乎是当时两男两女中的另一个女生。再一看进来的四个人，正好就是元宵节那天搅了自己好事的那四人。

安容与挤出一个笑容，说道：“记得，学长学姐好。”之后又转向言澈，说道：“哥，我去下洗手间。”

他觉得自己现在需要冷静一下。言澈的秘密，突然又出现的刘萌萌，一切都让人感到躁郁。如果他有烟瘾的话，现在大概会躲在洗手间来上一根吧。

何以解忧？无从知晓。

安容与静静坐在厕所隔间的马桶上，刚才脑内的一团乱麻，现在不知跑到何处，只留下一片空白。不是不想想，只是不敢想。

待了十来分钟后，他觉得要是再不回去，言澈可能就会过来找他了，于是走到洗手池，用凉水抹了一把脸。

“在里面待着不习惯吗？”言澈的声音从身后传来。

猛地一抬头，镜子里正是那张好看的脸，此时正表情关切地望着他。